

翠袖乾坤

連盈慧

好些潮汕飲食，用不到什麼海錯山珍，只須信手拈來的食材，簡簡單單，已經好味得骨子。潮汕人聰明到近山吃山，醃製出豆醬乾菜變出多到不得了的花樣；近水吃水，妙手烹調出不同口感的鮮鮮魚蝦蟹，以及巧手煎蠔餅，後者甚至馳名南北各省，贏盡老饕口碑；適應不同食客口味的不同調味汁料，更見得心細如塵。甚至捨去汁料，水煮烏頭白灼鵝肝冰豬腳，濃濃淡淡，都各有風味。

美味帝皇羹

可是月前小遊潮汕，最令人驚艷難忘的，還是那一道從來不曾吃過、也不曾見過的濃羹：深綠悠悠，平滑如鏡，翡翠美玉般凝在潔白淺碗中，入眼悅目已教人一見鍾情，入口細膩鮮滑，滿舌芳香，詢問主廚，原來是潮州著名的「護國菜」。主廚把故事娓娓道來，最初吃該菜的不是平民百姓，而是南宋那個多災多難趙昀小皇帝，最初煮該菜的是老和尚，趙昀給元兵追殺，逃到小寺院避難，窮和尚沒佳餚招待，只好用心思摘下寺園內自己栽種的蕃薯葉，去根城莖，配幾隻蘑菇，費幾番工夫細磨成羹，為他烹調羹湯，小皇帝餓久了，加以自幼在宮中吃慣大魚大肉，不知民間菜香，一旦嚐到了，自然吃得津津有味，就叫該羹做「護國菜」，寓意全賴此羹活命，和尚護他如護國。

我們今天吃這個羹，一定比小皇帝當年吃的更好滋味，主廚有個泡羹口訣，唸給大家聽：「洗淨蕃葉除筋絡，鹹水浸軟再壓乾。徹底清除苦澀味，橫刀切碎油爆香。蘑菇火腿茸後下，味精豬雜油上湯。」現代人比起小皇帝，太有口福了。

試想寺院窮，和尚窮，加上出家人平日吃素，本來就不會儲存什麼豬油雞油味精火腿。兵荒馬亂，有錢也不容易買得到，小皇帝吃的，肯定是百分百連油也不多的清一色素菜羹。只是小皇帝也比現代人有福，至少他吃得健康，現代人如果天天照口訣炮製這個羹，不發胖就稀奇了。

琴台聚

胡野秋

如今娛樂當道，文化靠邊，所以習慣對熒屏聽任之了。這回聽說某家電視台有一檔娛樂節目跟文化沾邊，有點好奇，就開始留意起來，當下的網絡語言叫「圍觀」。圍觀了幾期，有點觀感，茲錄於下。

節目起了個好名字——《非常靠譜》，既預示該節目相當靠譜，又揭題該節目涉及家譜，節目廣告語頗為誘人：「中國第一檔姓氏文化深度解讀節目」，加上主持人名氣也挺大，還有明星加盟，實在有點看點。

玩殘文化

然而帶著各種期待鎖定頻道，看着看着就開始覺得非常不靠譜，一是節目做得既刻意又生硬，掛羊頭賣狗肉，結果羊頭和狗肉打起來了；二是節目跟姓氏家譜離得實在太遠，一涉及人文歷史就出錯，信口開河地惡搞式解讀。請上來的嘉賓和主持的一道比賽着淺薄，只要是姓劉的就必是漢武帝的幾十代孫，而且自稱是漢武帝孫子的人，竟一口一個「漢武帝劉秀」，殊不知漢武帝名叫劉徹，因為開拓了漢朝最大的疆土，功業輝煌被尊為「大帝」；而劉秀諡號為「光武帝」，雖然都沾個「武」字，但漢武帝劉徹在西漢，光武帝劉秀在東漢，差了一百五十歲，搞不清自己的祖宗，就隨便稱孫子。假如在酒桌上吹牛倒也可，但在電視上瞎說就誤導觀眾了。

那位主持人本來是個不錯的娛樂節目主持人，雖然俺不太看他的節目，但對他也不反感，兩股道上跑的車，走的不是一條路。可是如果他覺得玩娛樂已經不能滿足，開始要來玩文化，那可就要當心了。因為玩文化玩得不好，就容易被玩。比如他在節目中雖然仍是上躑下跳，從頭到尾地插科打諢，但經常插

七嘴八舌

小臻

最近睇到有關萬達集團創始人兼董事長王健林在台灣與約三百台灣學子面對面談人生，分享創業創新的經驗與體會；台灣誠品書店創始人吳清友在瀋陽參加論壇，同樣吸引年輕人眼球。知名企業家的奮鬥歷程往往是年輕人取經的寶庫，曾幾何時香港的知名企業家分享創業史、成功秘訣，都是令香港年輕人趨之若鶩的，他們的書很暢銷的；白手興家的富豪是他們的榜樣和奮鬥目標，不過隨着香港社會的環境轉變，在政客的鼓動下，仇富的社會風氣特別濃，愈來愈多人不屑別人成功，愛踩別人多於欣賞別人，漸漸將別人的優點矮化，其實蝕底的是這些人自己。

承壓能力與成功機會

縱觀兩岸三地的成功人士的分享心得，無論是在任何地方生活，都離不開把握時機、敢闖敢試、創新求變和勤奮堅持。對台灣誠品書店創始人吳清友的奮鬥經過和處事作風，心得感覺很人性化，他推崇生命的價值在於做利己、利他、利眾生的事。吳清友出生於台南一個小漁村，三十多歲時投資房地產，累積了很多錢財。但在三十九歲先天性心血管疾病發病了，經歷了三次「幾乎快沒命」的心臟手術。三次生死抉擇令他開始思索人生到底該何去何從？他從一系列哲學、文學、心理學的書籍中尋找答案。發現在困境中書籍可助你尋找希望，從讀書中汲取堅韌、樂觀的精神和力量；他決定經營誠品書店，吳清友希望的誠品價值在於利己、利他、利眾生的，對這個社會時空有一點價値。

另外據二〇一五福布斯全球富豪排行榜，王健林個人淨資產達二百四十二億美元，追平索羅斯，並列全球第二十九位，故封為大陸首富。王健林交出了創業成功的錦囊——創業要有膽識，要有行動，光想不做絕不會成功！

王健林十五歲當兵，在部隊十七年，在百萬裁軍中轉業地方政府，後來經商熱潮中，一九八八年辭官經商，與柳傳志、馬雲等人幾乎同時「下海」，他抓住大陸房地產和城鎮化發展的黃金機遇，從大連舊城改造項目掘到第一桶金開始，蓋住宅、建寫字樓、開商場、建電影院，找到一條獨特的盈利模式。集團近年來更發展至海外，形成商業、文化旅遊、電子商務和金融四大產業。

王健林形容自己是「別人說不到黃河心不死，不撞南牆不回頭。我是到了黃河心也不死，因為只要造一座橋就過去；撞了南牆也不回頭，因為搭個梯子就過去。」

王健林告誡從小生活優越的年輕人，莫做一壓就扁的「草莓族」，而要提高自己的承壓能力，因為能有多大承壓能力，就有多大成功的機會。不知香港年輕人對訊息接收到與否？又有沒有共鳴？

得不是地方，嘉賓只能頻頻停口，可是別人一停口，他又接不下去了。再加上另一個號稱「美女作家」的台灣花瓶，兩人盡情地揮灑着淺薄和無知，在朝代、年代、民族、家族等等概念之間顛三倒四，沒搞暈別人之前先搞暈自己。雖然不斷伴隨着預先錄好的笑聲、掌聲，但只要不是傻子就能看出來，主持人和嘉賓都是在勉強咬牙撐着，盼着時間快點過去，不像在娛樂節目裡那麼自信。

最尷尬的要數節目中請來的專家，節目策劃思路沒有問題，為了增加文化含量當然需要請些教授之類的上台。可是請來幹嘛，節目組沒開明白。教授們幾乎不能完整地說上一段話，在任何一個詞彙上都有可能被男女主持人打斷，然後又開玩笑嬉鬧一番。此時教授只能訕笑着站在邊上做木雞狀，等到再一次被榮幸地請到說話，又循環一次，就像我們足球隊請了個外援，卻始終不把球傳給他，讓他白跑一趟。

至於明星們也不奇怪，就純粹為了拉動人氣了，至於她們說什麼、怎麼說，都不奇怪了。只是節目結束後，大家知道姜育恆是姜子牙的後人，劉德華是漢武帝的後代，李湘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後裔，於是將來這些皇親國戚的身價要看漲了。可是，話說回來，照這個節目的方式推理，哪個姓不能找出幾個如雷貫耳的大人物呢？可是傍上皇親就是國舅爺？傍上國舅的節目就有文化啦？

想讓娛樂節目有點文化自然不錯，想讓文化節目帶點娛樂也不是壞事，但至少要想清楚，文化是有尊嚴的，不是玩偶，如果一味拿來玩，是會玩殘的。最先玩殘的可能就是節目自己，因為收視率跟文化無關。

我不知這個節目還能做多久，但只要繼續這麼玩，文化和娛樂都會拋棄它，因為它非常不靠譜。

唱進人心的李宗盛

今年元旦過後不久，紐約市有親友向我通風報信，說素有「華語流行音樂教父」之稱的台灣音樂製作人、歌手李宗盛，將於農曆二月中旬，來美國表演一場。這是他今次歷時一年半的「既然青春留不住」世界巡迴演唱會的最後一站。

對於早從一九七三年已從港澳移民來美國的我們夫婦而言，原本對於李宗盛的歌唱才藝興趣不大，在我們的印象中，還是喜愛香港的「歌神」許冠傑、羅文、梅艷芳、張國榮及「四大天王」的張學友、劉德華、黎明、郭富城等。不過，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活躍在美國西南德州三大城市：休士頓、達拉斯，以至聖安東尼奧的華人，多是台灣來客。我們既然要在他鄉落地生根，與他們在生意及友情上時有交往，總不能單方面表示出，自己只喜歡港澳流行歌曲偶像，總要對他們喜愛的台灣歌唱界藝人，有所認識才行。所以從那個年代開始，便接觸台灣歌曲，接觸李宗盛。

今年五十六歲的李宗盛，從八十年代至今創作並製作了大量流行歌曲和暢銷專輯，發掘和培養了周華健、陳淑樺、趙傳、辛曉琪、娃娃、張信哲、梁靜茹和五月天等著名歌手及樂團，知名作品有《夢醒時分》、《真心英雄》、《我是一隻小小鳥》、《領悟》、《讓我歡喜讓我憂》等。

李宗盛也是享譽歌壇的創作歌手，《寂寞難耐》、《當愛已成往事》、《凡人歌》等歌曲，

歌迷耳熟能詳。李宗盛是樂壇多面手，既能作曲，又能填詞，更會玩樂器，是極為矚目的一位音樂界名人，在美國華人圈中享有聲譽。其後又因為香港女歌星林憶蓮成了李宗盛的小三，搞出連串婚外情。不過，二人走在一起不久，竟然又唱出「分飛燕」，新聞聞素攪拌多年，令人目不暇給。李宗盛曾於二零一零年與羅大佑、周華健及張震嶽組成「縱貫線」樂團，世界巡迴也曾來到紐約，他在此期間創作的《給自己的歌》，奪得第二十二屆台灣金曲獎最佳作詞、最佳作曲和最佳歌曲三項大獎。二零一三年七月初推出新單曲《山丘》，引人共鳴。近十年間，李宗盛遊走於中國和台灣，不時仍有佳曲佳歌面世，美國華人中尚有不少「死忠」粉絲，對他熱捧，我夫婦二人並沒有那麼狂熱，不過，想到既然今次是他的世界巡迴演唱會的最後一站，便跟台灣友人一起，於四月四日清明節前夕當天，飛往紐約林肯中心費雪廳(Avery Fisher Hall)，看其演出。

入到會場，見全院紅旗高掛，全場滿座。原來當天的演出，未演先轟動，僅靠美國歌迷在社交媒體上的口耳相傳，門票已被搶購一空，眾多歌迷在網上高價求票，主辦單位順應呼聲，決定於四月五日加演一場，成為真正的巡演尾場，為此畫下美滿句點。「既然青春留不住」巡演始於二零一三年九月的台北小巨蛋，經過北京、天津、上海、新加坡、洛杉磯、溫哥華、吉隆坡等多個

城市，加上最後一站紐約，共演二十八場。

演出當天，李宗盛一貫輕便打扮，身着粉色襯衫配經典牛仔褲，甫出場就博得滿堂彩。他開心地說道於一九八五年首次到紐約，受紐約豐富的音樂文化衝擊，回到台灣後便寫下《生命中的精靈》，並發行首張專輯。在華文樂壇活躍三十多年，陪千萬人走過數十年青春年華的李宗盛，當日個唱觀眾年齡層廣佈，少女、文藝青年、知性熟男熟女全齊聚一堂，為他尖叫，為他貼近生命的歌曲感動，甚至落淚。還有歌迷做寫有「NY愛李宗盛」的看板，向他表達紐約歌迷的支持。

李宗盛開唱時表示：「我愛用歌聲，留住青春。」他會形容音樂創作者——我們在這個時代，變成給別人消遣的，那我唯一能夠反擊的，就是寫一首歌讓你哭。而當日他確實做寫了不少觀眾，從《愛情有什麼道理》開場，接續唱出《忙與盲》、《阿宗三件事》、《生命中的精靈》等曲目，最後以集結十年精華的《山丘》壓軸，歌詞中「也許我們從未成熟，還沒能曉得就快要老了，儘管心裡活著的還是那個年輕人」更與演唱會主題呼應，歌迷直嚷「安可」。他也不負眾望，以《你們》、《我是一隻小小鳥》、《給自己的歌》等經典曲目，為個唱畫下完美句點。

散場時，觀眾Vicky說：「我聽李宗盛的歌長大，爸爸喜歡李宗盛，連帶的影響我。廿年前，父親在車子裡，只放李宗盛的專

輯，在那個還只有卡帶的時光，A面聽完聽B面，B面聽完再聽A面，還會跟爸爸一起，隨着李宗盛熱唱。」演唱會讓她特別懷念遠在台灣的父母，幾度紅了眼眶；才18歲的楊同學，也是受父親影響而喜歡上李宗盛，與同學自新州趕來聽演唱會，「爸爸在中國沒空去看北京場的演唱會，我替他來看」；來自上海、三十八歲的陳先生，也是李宗盛的資深歌迷，「大學第一次失戀時，就是李宗盛陪我走過，只有他毫不修飾的聲音，才能撫慰男人的傷心，唱進心坎，留下男兒淚」，他最喜歡的曲目是《領悟》；八十後的吳同學及王先生情侶，也攜手來聽演唱會，「大概是研究生畢業、進社會的第一年，突然覺得聽懂他的歌了，就喜歡上了」。

李宗盛以帶着一點滄桑味的歌聲，走進每個人的心裡，讓每個人心中都有着一首李宗盛。



■李宗盛在紐約開唱。 資料圖片

鵬得萬里

趙鵬飛

最近遇到一個多年未見的好友，可着勁兒要我去他家裡做客。當面邀請了好幾次，電話微信又催了好幾遍，我才勉強答應了說去。並非我架子大，實在是為着數年前的事。情，心裡存着一段舊怨。

那時候，他們兩口子剛結婚。一個高大英俊，一個嫵媚窈窕，一起走在路上特別惹眼。有天下午我正好沒課，在學校外面的一個小酒館，要了盤牛肉，我們三個人慢慢喝着，聽着他們的愛情往事。

他在陝北做教員，她是他的學生。屬於標準的一見鍾情。他看上了她的秀氣爽快，她喜歡他的幽默帥氣。橫在中間的，是十歲的年齡差距。她家裡人死活不願意，她死活非他不嫁。她家裡人到學校去鬧，他只好棄職帶着她私奔了。

「額（方言，我）們陝北的女娃娃啥事都能幹出來。」我還記得，當時她脖子一仰，喝下一大杯西鳳酒時說的話。

後來又有一年春節，寒假回來我去他們家玩兒。她還是昔年模樣，他的樣子卻有點憔悴。我剛坐下，她就指着桌子上的「碟牛肉」說：「叫他把肉切成片，你看他切得亂七八糟的，成天什麼事都做不好。」我笑了笑，說，認識他這麼多年，不知道她還會做菜啊。

「他能做菜？除了吃，他還有什麼用？」她依舊不依不饒，「昨天叫他去給校長送兩瓶酒，好話說了一上午，他腿動都不肯動一下，我們求人辦事，你主動上難？」

既然相守，何必為難？

隨想國

興國

在學校授課時，拿了個外觀編有蝴蝶和花草的牛仔褲筆筒出來，請學生作實物描述。而自己看着那細花圖案時，忽然想起小時候曾經很仔細地觀看過女子繡花的神情，於是便聯想起唐朝孟郊的《遊子吟》：「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誰知寸草心，報得三春暉。」想起這首詩的原因，自然是那個時代衣服如果破了，母親都會用針線來縫補，不像現今好了些，牛仔褲故意做出縫補的樣子，還可以賣得特別貴。

我很好奇，為什麼即將遠遊的人，母親會為他密密縫製衣服呢？為什麼不是煮些家常菜給他吃，好讓他記住家鄉的美味呢？衣服破了可能拿去棄，但美味卻長留在腦中，只要聞到熟悉的味道，就會自動浮起母親炒菜的記憶。意恐遲遲歸，用味道來緊扣那記憶的網絡，不是比衣服更好嗎？像屈原的《招魂》，不是充滿對食物的回憶嗎？有什麼比兒時吃過的東西，在聞到相同味道時，更易引起回憶呢？

所以，如果我要寫遊子吟，我一定會寫母親為遠行者把家裡可以拿出的食材，烹調出一頓豐盛的餐宴。我自己離別母親到台灣求學時，就是和母親一起到茶樓，母親為我點那些認為我最愛的點心。而我中小學寄讀在外時，每個月和母親見面一次，臨別時，母親一定帶我去吃碗牛雜河或雲吞麵。而我大學畢業後返港探親，第一頓吃的，就是一碗牛雜河。

遊子身上衣，母親的愛意當然是無限溫暖，但衣服易破，再心愛也不能穿，只能收藏着，收藏起的衣服，只能偶而才會拿出來凝望，在凝望中體會那份暖熱的溫馨。但家中的美味，卻是永恆的鄉愁，時時都在心中，只要有氣味便會隨時勾起。

我寫過幾篇談什麼是美食的文章，如今問我同樣問題，我的答案將會是：美食就是永恆的記憶，永遠的鄉愁。

我寫過幾篇談什麼是美食的文章，如今問我同樣問題，我的答案將會是：美食就是永恆的記憶，永遠的鄉愁。

獨家風景

呂書練

聯合國最近公布了《二零一五年世界快樂報告》，在全球一百五十八個國家及城市中，原來，香港人的快樂指數排名僅過半數，居七十二位，較兩年前大跌八位，排名遜於經濟地位相近的新加坡、日本及韓國。

這個結果不令人意外。因為年初由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公布的一組調查數據也顯示，市民對過去一年整體表現的滿意淨值已跌至十二年來新低，數值為負二十八個百分點；而快樂淨值也跌至十年來新低。但令人意外的是，連續享受十八年「全球最自由經濟實體」的香港人卻沒鄰近的台灣人（排名三十八）快樂，而對處於發展中國家的內地（排名八十四）也只高十二位。反映「自由」和「富裕」不一定帶來快樂，社會保障令人生活無憂，才令人開心，看排名前三名都是社會福利較高的北歐國家，依次為瑞士、冰島和丹麥。

報告分析，個人健康及社會公平等因素影響快樂的程度較金錢多，而另一個快樂來源在於民權，市民希望有多些機會參與體制，而投票普選領袖是參與的其中之一。

快樂和普選

雖然很多人知道，普選不一定能選出最佳的管治人才，但普選卻可以篩出不太理想的人選。而在競爭過程中，支持者往往也分成兩派或多派，形成針鋒相對的局面，難免造成社會撕裂，然而，無論是先進的西方國家，還是落後的第三世界，人們對普選的熱情有增無減，無他，就是顯示「我有權選領袖」。

在競選過程中，候選人的各種背景、社會關係及其執政能力和方向都展示在人前，而且，透過選舉產生的領袖，對「老闆」的意見難免有所忌諱，盡可能訂訂一些回應民情的政策，也令人們自我感覺良好。

記得年來遇見台灣朋友時，他們雖然也對經濟不振、房價高企或領導表現不濟等很不滿，但言談中卻流露出擁有選票的優越感，而台灣的選舉，「至少我們是中國人生活的地方最民主的一，而台灣的選舉也和香港的遊行一樣，成為吸引另類遊客的「風景」。

香港雖然有立法會和區議會選舉，但規模僅限於地區，跟全港性的特首普選相差太遠，如果我連這個渴望已久、看來到手的投票願望都落空了，肯定不快樂。